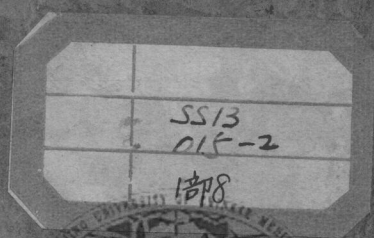


醫學從眾錄 上

希張



醫
藥
學
從
眾
錄



光緒癸卯仲春之月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序

余素不解醫讀刀圭書輒不能終卷非忽之也以其為道精深密微非淺人所可意窺非躁心所可嘗試又自度聰明才力皆有所不暇給計惟節之於起居食飲之常謹之於四時六氣之辨於以閑嗜欲隨情志順性命以託賦於天至談醫則不敢知誠重之也誠難之也憶曩在都中吳航陳脩園先生以名奉康寧藥輔醫名震日下嘗奉檄勘灾恒山時水沴之後疾疫大作先生采時方百餘首刊示醫者如法診治全活無數仁心仁術其施溥矣後三十餘載余返自都門與脩全閩通志廣搜著述密旨時先生已捐館數載得所撰方書已刊行者十餘種條其目著於編其遺書存於家者哲嗣靈石先生後梓而傳之今孫徵卷世其學精其業復取所遺醫學從眾錄八卷讐校付剞劂重以林戟門先生屬序於余余既數知醫之難而何敢言醫之易乎雖然先生自序言之矣先為醫士治膏肓之疾又云此錄簡便易知頗切時用所謂醫醫者正治不若從治之為得也蓋必治醫者不謬其方而後受治者不戕其性此即先生作軍時刊方示醫之仁術也雖其言之峻而其心良苦矣錄以從眾名非徇眾也導以可從乃所以防其不可從者也得此說而通之庶易言醫者或深悟其難而得所從者轉因難而見易乎願受是書而竟讀之

道光二十有五年歲在乙巳秋九月東洋和齋魏敬中序

醫學從衆自序

不為宰相便為醫貴之之說也秀士學醫如萊作齋賤之之說也醫者學本靈素通天地人之理而以保身而以保人本非可賤之術緣近今崇業者類非通儒不過記問套方希圖倖中揣合人情以為糊口之計是自賤也余向有金匱傷寒各種醫書疊疊數十萬言先為醫士治膏肓之疾不曰靈素則曰南陽雖有遵經之志却非語下之方畏其難者中阻而工於欺人之術者別戶分門遂多黃鼓而余之汲汲苦心終為未逮也余親近今醫士不學者無論有能讀薛立齋王金壇趙養葵張景岳張石頑李時珍李士材喻嘉言八家之書即為不凡之士尚可與言蓋此八家雖未能合內經之旨仲師之法而畫中獨得之妙亦復不少茲且就世俗所共奉者採其名言錄其方治約數十方而取其一二方約數百言而括以一二言即間有以誤傳誤與主張太過之處復參他氏斟酌歸於至當顏曰從衆錄簡便易知頗切時用是即向之所謂醫醫者知其受病已深正治則拒格不入不若從治之為得也

閩吳航修園陳念祖題於嵩山精舍

先大父醫學宗長沙一生精力在傷寒論淺註金匱要略淺註等書復以餘力集長沙辨證之法纂取千金方外臺秘要以下諸方書為醫學從衆錄八卷蓋恐專用經方之駭衆特降而從衆也學者既精傷寒金匱之法進而參究乎斯編則宜古者亦復宜今此書正不無小補也謹付梓以廣其傳

長孫男 心典謹識

凡例

一是書前曾託名葉天士今特收回

一是書論證治法悉遵古訓絕無臆說浮談以時法列於前仲師法列於後由淺入深之意也

一坊刻萬病回春嵩崕尊生古今醫統東醫寶鑑等書所列病證不可謂不詳而臨時查對絕少符合即有合處亦不應驗蓋以逐末而忘其本也試觀內經難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每證只寥寥數語何所不包可知立言貴得其要也此書如怔忡頭痛歷節諸證非遺之也怔忡求之虛癆頭痛有邪求之傷寒無邪求之眩暈虛癆歷節尋其屬風屬濕屬虛而治之所以寓活法也

一學醫始基在於入門入門正則始終皆正入門錯則始終皆錯此書闡明聖法為入門之準不在詳像若得其秘訣未嘗不詳備也有證見於此而治詳於彼者有論此證而彼證合而並論者有論彼證絕未明言此證而即為此證之金鍼者實無他訣惟其熟而已熟則生巧自有左右逢原之妙

一論中所列諸方第三卷第四卷俱載弗遺惟傷寒論金匱要略方非熟讀原文不能領會此書偶有闕而未載者欲人於原文中尋其妙義闕之即所以引之也閱者鑒予之苦心焉

一方後附論或採前言或錄一得視諸書較見簡括閱者自知

醫學從衆錄目錄

卷一

真中風

類中風

癆證

虛癆續論

卷二

欬嗽

痰飲

喘促

驚悸

血證

卷三

遺精

赤白濁

癰閉五淋

心痛

腹中上下諸痛

嘔吐噦

呃逆

卷四

瘕

厥

癲

狂

癰

癰瘡

疝氣

眩暈

頭痛

卷五

隔證反胃

瘧證

痢證

痢疾續論

卷六

傷暑

腫證

消渴

腰痛

自汗盜汗



卷七

泄瀉

風痺痿

鶴膝風

腳氣

卷八

婦人雜病

傷寒附法



醫學從衆錄卷一

閩吳航陳念祖修園甫著

次男元犀靈石參訂孫男心與繼卷同校

真中風證

曰真者所以別乎類也風者八方之風邪也中者邪之自外入內也有中經中府中藏中血脈之分此數句與病機要發明大同小異各有語病余從發明而訂正之中經外有六經之形證中府內有便溺之阻隔中臟者性命危中血脈者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先以中經言之中經者現出六經形證太陽頭痛脊強陽明目痛鼻乾多熱不得卧少陽胸滿口苦腸痛耳聾寒熱太陰自利腹痛或便難少陰口渴時厥厥陰囊縮遺溺手足厥逆而面色亦現出五色可診此中風之淺也宜小續命湯加減主之小續命湯時方見如中風無汗惡寒依本方麻黃杏仁防風各加一倍宜針至陰出血穴在足小指外側崑崙穴在足外踝後如中風有汗惡風依本方桂枝芍藥杏仁各加一倍宜針風府穴在項後入髮一寸針入三分禁灸以上二證皆太陽經中風也

如中風有汗身熱不惡寒依本方加石膏知母各二錢甘草再加一倍去附子 如中風有汗身熱不惡

風依本方加葛根桂枝黃芩再加一倍宜針陷谷穴在足大指次指外間去陽明之賊兼刺厲兌穴在足大指次

指端去爪瀉陽明之實 以上二證皆陽明經中風也

如中風無汗身涼依本方附子加一倍乾薑加二倍甘草加二倍宜刺隱白穴在足大指內側去太陰之

賊 此太陰經中風也

如中風有汗無熱依本方桂枝附子甘草各加一倍宜針太谿穴在足內踝後跟骨 此少陰經中風也

如中風六經混淆繫之於少陽厥陰或肢節攣痛或麻木不仁依本方加羌活連翹灸少陽之經絕骨穴

在足外踝上
三寸灸五壯

以引其熱刺厥陰之井大敦穴在足大指甲聚毛間以通其經 此少陽厥陰經中風也

又以中脘言之與傷寒脘證略同內有便溺之阻隔宜三化湯通之夾有經證宜防風通聖散兩解之

又以中臟言之中臟多滯九竅有唇緩失音耳聾目昏鼻塞大小便難之證或卒倒不省人事有閉脫之

別 若口開為心絕眼合或上視為肝絕手撒為脾絕遺尿為腎絕汗出如油聲如鼾睡為肺絕及面赤

如妝脉急大皆虛極陽脫不治之證惟以三生飲一兩加人參一兩另煎濃汁調入灌之或可救十中之

一如牙關緊閉以烏梅浸醋擦其牙痙塞咽喉以稀涎散吐之不省人事以半夏末吹入鼻中蓋此法為

通關所設而藥汁方可灌入非藉此法吐痰以愈病也 男元犀按不省人事有閉證脫證之辨二證誤

認用藥則死生立決 內經云風為百病之長也善行而數變或為寒中或為熱中如陽臟之人素有

內火而風邪中之則風乘火勢火借風威遂卒倒不省人事牙關緊閉兩手握固雖有痰聲非痰瀉之

聲亦無湧起之勢可用橘皮一兩半夏一兩入生薑汁少許煎服或服後探吐之隨以滌痰湯加天麻

丹參石菖蒲入竹瀝薑汁以開之如外熱甚二便閉可用防風通聖散及涼膈散加石菖蒲遠志丹參

及三化湯之類表裏兩解之如陰藏之人素多內寒而風邪中之則風水相遭寒冰徹骨亦猝倒不省

人事口開手撒尿出臍下冰冷痰聲瀉瀉如水沸之勢急用三生飲加人參或用人參二兩附子一兩

生半夏三錢煎一鍾入生薑汁半匙蜂蜜一蛤蜊殼灌之亦有得生者若以膽南星及滌痰驅風等藥

投之如入井而下以石也 二證愈後語言行動定不能如常察其水衰火衰以六味丸八味丸清早

服三四錢下午服六君子湯加麥冬三錢乾桑葉一錢竹瀝二蛤蜊殼最妙蓋柔潤熄風為治風之秘

法也

又以中血脉言之中血脉者外無六經之形證內無便溺之阻隔非表非裏邪無定居或偏於左或偏於

右口眼喎斜半身不遂治之之法汗下俱戒惟潤藥以滋其燥靜藥以養其血則風自除宜大秦羌湯主之或偏於右者以六君子湯加竹瀝薑汁以補氣行痰祛風偏於左者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竹瀝薑汁天麻羚羊角以補血行血化痰祛風氣血兩虛者以八珍湯或十全大補湯加鉤藤竹瀝薑汁以收補之大秦羌湯

秦羌

石膏

生用各一錢半

甘草

川芎

當歸

羌活

獨活

防風

黃芩

白芍

酒炒

白芷

白朮

生地

熟地

茯苓

各一錢

北細辛

三分

水煎服

滌痰湯即六君子湯去白朮加南星枳實石菖蒲竹茹治中風痰迷心竅舌強不能言

正散主之又以鱖魚血塗歪處牽之便正

口眼喎斜以牽

又偏枯證如樹木枯去一枝而津液不能周行灌溉宜六君子湯加竹瀝等法治之久可望愈或以六味丸八味丸入桑寄生五加皮牛膝杜仲以自製虎骨膠為丸朝吞五錢黃酒送下暮服前湯可愈十中一二

中風四言脉訣

中風浮吉滑兼痰氣其或沈滑勿以風治或浮或沈而微而虛扶元治痰風本可疎浮遲者吉急疾者殂各證方藥

三化湯 治中風內有便溺之阻隔

厚朴

大黃

枳實

羌活

各二錢五分

水煎服

喻嘉言曰仲景云藥積腹

中不下填竅以熄風後人不知此義每欲開竅以出其風究竟竅空而風愈熾長此安窮哉此方與愈



風湯大秦光湯皆出機要方中云是通真子所撰不知其姓名然則無名下士煽亂後人見聞非所謂

一盲引眾盲耶

防風通聖散方見時方

治諸風抽搐手足瘰癧小兒驚風大便結邪熱暴甚肌肉蠕動一切風證按此表裏通治之解

刺喻嘉言曰汗不傷表下不傷裏可多服也

祛風至寶膏即前方再加人參補氣熟地益血黃柏黃連除熱羌活獨活天麻細辛全蝎防風雷丸彈子

大每服一丸茶酒任下此中風門不易之端方也

三生飲方見時方

薛氏云加人參一兩許駕馭而行庶可驅外邪而補真氣否則不惟無益適以取敗

稀涎散 治中風口噤單蛾雙蛾

巴豆仁六粒每粒分作兩片

牙皂三錢如片

明礬一兩

先將明礬化開却入三味攪

勻待礬枯為末每用三分吹喉中痰涎壅盛者燈草湯下五分在喉即吐在膈即下

一方半夏十四粒牙皂一

個炙水煎入薑汁服

涼膈散方見時方

加味轉舌膏即前方加遠志菖蒲防風桔梗犀角川芎柿霜煉蜜丸彈子大硃砂為衣

中風續論

古人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後人既曰中風如何舍風而別治觀仲師侯氏黑散風引湯數方自見余此論原為中人以下立法只取唐人續命湯一方為主蓋以各家所列風證頭緒紛繁議論愈深則愈晦方法愈多則愈亂不如只取一方以驅邪為本庶法一心純不至多歧反感要知此湯長於治外非風則不可用是風則無不可用也至云風為虛邪治風必先實竅此旨甚微能於侯氏黑散風引湯二方研究十年

而知其妙處則可與共學適道矣。

侯氏黑散 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

外臺治風癱

內經云邪害空竅此則驅風之中兼填竅空

竅滿則內而舊邪不能容外而新風不復入

風引湯

俱見金匱

除熱癰癩

藥氏治脚氣

大人中風牽引小兒驚癇瘰癧瘰癧皆火熱生風五臟亢甚歸逆入心之候夫厥陰風

木與少陽相火同居火發必風生風生必挾木勢而害土土病則聚液成痰流注四肢而癱瘓此方用大黃為君以蕩滌風火熱濕之邪隨用乾薑之止而不行者以補之用桂枝甘草以緩其勢又取石藥之瀉以堵其路而石藥之中又取滑石石膏清金以伐其木赤白石脂厚土以除其濕龍骨牡蠣以鎮其神魂魄之紛馳用寒水石以助腎之真陰不為陽亢所劫更用紫石英以補心神之虛恐心不明而十二官危也明此以治入藏之風游刃有餘矣喻嘉言此解最妙

類中風證

一火中之說本於河間河間舉五志過極動火而卒中大法以白虎湯三黃湯沃之所以治實火也以逍遙散疎之所以治鬱火也以通聖散涼膈散雙解之所以治表裏之邪火也以六味湯滋之所以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也以八味丸引之所謂從治之法引火歸源也又地黃飲子治舌瘡不能言足廢不能行神妙無比

地黃飲子 時賢徐靈胎云此治少陰氣厥之方庸醫不察竟以之治一切中風之證輕則永無愈期重

則益其病而致死醫者病家終身不悟也

孫心典

按舌瘡不能言有上焦為痰火阻塞者宜轉舌膏

有中風脾緩舌強不語者宜資壽解語湯惟有少陰脉紫舌本氣厥不至名曰風痺宜用地黃飲子溫

之喻氏用資壽解語湯去羌活加熟地何首烏枸杞子甘菊花黑脂麻天門冬治之

資壽解語湯

俱見時方

治中風脾緩舌強不語半身不遂

一氣虛類中說本李東垣東垣以元氣充足

則邪湊之令人卒倒僵仆如風狀大法以六君子湯加黃耆竹瀝薑汁治之補中益氣湯亦治之

遺尿元氣大虛必重用白朮人參黃耆加益智仁主之 又有惱怒氣逆而厥面青脉大如中風象宜

景岳解肝煎主之虛者六君子湯加烏藥青皮白芷主之 一濕中之說本於朱丹溪丹溪以東南

氣溫多濕有病風者非風也由濕生痰痰生熱熱生風二陳湯加沙參蒼朮竹瀝薑汁白朮主之或單

用半夏六錢煎半鍾入生薑汁二滴風化硝二錢先治其標或間服滾痰丸亦謂之痰中可用吐法後

理脾胃先調經絡以竹瀝湯主之

竹瀝湯

竹瀝二酒

生薑汁一酒

生薑汁一湯

相合作兩服

劉朱李三子發揮之外後人又增惡

中食中寒中暑中四證

一食中者過飽食填太陰上下之氣不通而厥以平胃散加減煎服或探

吐之或以備急丸灌之

一惡中者入古廟山林古墓及見非常怪物感其異氣遂昏倒不知人事

其脉兩手若出兩人乍大乍小以蘇合香丸灌之或以平胃散加雷丸二錢雄黃精五分藿香一二錢

或焚真降香藿香生者川芎蒼朮皂角紅棗使正氣自口鼻入 一寒中者或暴寒之氣直入於內

手足厥冷腹痛吐瀉不止遂昏倒不知人事六脉細小或沈伏四肢唇口青黯宜以生葱白一束安臍

中以火斗熨之或灸關元三十壯以四逆湯灌之 一暑中者夏月感暑氣昏倒不省人事自汗面

垢吐瀉脉虛以千金消暑丸灌之立甦 又有長途赤日猝倒不省人事以熱土圍臍上以熱尿注之

即甦或以生蒜搗水灌之

備急丸 消暑丸 俱見時方

續論真中風類中風攻痰之誤

凡人將死之頃陽氣欲脫必有痰聲漉漉是一身之津血將漸化為痰而死也時醫於此證開手即以膽南星石菖蒲直攻其痰是直攻其津血而速之死也 醫學真傳曰本經只有南星並無膽星南星色白味辛稟金氣而驅風豁痰功同半夏令人以牛膽製為膽星味苦性冷 庸醫皆曰九製者佳不知中風痰涎上湧多屬三焦火衰土崩水泛斯時助正散邪壯火驅寒尤恐不濟服之以苦冷之膽星加之以清涼之竹瀝必至生陽滅絕而死 孫心典按竹瀝為中風必用之藥取其柔潤以熄風輕清以活絡而驅行經絡之痰在所後也荆瀝生薑汁亦是此義

虛癆

聖濟總錄曰虛癆之病因五臟則為五癆因七情則為七傷癆傷之甚身體瘦極則為六極所謂七傷者一曰太飽傷脾脾傷則善噫欲臥面黃 土色黃脾傷則其本色自見故面黃 二曰大怒氣逆傷肝肝傷則少血目暗 肝者將軍之官故主怒又曰目得血而能視今肝傷火血故令目暗 三曰強力入房久坐濕地傷腎腎傷則氣短腰脚痛厥逆下冷 脚痛下冷者坎中之陽虛也輕則八味丸重則附子湯治之 四曰形寒飲冷傷肺肺傷則氣少效嗽鼻鳴 形寒者形氣虛寒也飲冷者復飲冷物也 五曰憂愁思慮傷心心傷則苦驚喜忘善怒 心藏神心傷則血不足故喜忘心愈傷則主皆以金匱治效嗽五方 六曰風雨寒暑傷形形傷則髮落肌膚枯槁 外冒風雨則寒濕不免本無善怒二字有夜不能寐四字 七曰大恐懼不節傷志 志傷則恍惚不樂於腦中膽中在兩乳之間心中大失其權拂然不得舒暢故曰傷志志者腎之所主而暢出故令不樂傷之所謂五癆者一曰肺癆令人短氣面腫不聞香臭二曰肝勞令人面目乾黑口苦精神困也故為七傷

不守恐懼不能獨卧目視不能明三曰心癆令人忽忽喜忘大便苦難心主血血滿則大便時或瀉洩心

脾土也口中生瘡四曰脾癆令人舌本苦直不能嚥唾五曰腎癆令人背難以俛仰小便黃赤時有餘

溺莖內痛陰濕囊生瘡小腹滿急此五者癆氣在五臟也故名五癆所謂六極者一曰氣極氣極令入內

虛五臟不足邪氣多正氣少不欲言二曰血極血極即脈令人無顏色眉髮墮落忽忽喜忘三曰筋極筋

肝主令人數轉筋十指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四曰骨極骨極令人痰削齒苦痛手足煩疼不可以立不欲

行動五曰肌極肌極即肉令人羸瘦無潤澤食飲不生肌膚六曰精極精極精極精極精極精極精極精極

氣氣生神精無以生氣故有少氣內虛等候也令人少氣吸吸然內虛五臟氣不足毛髮落悲傷喜忘此六者癆之甚身體瘦極

也故名六極又五癆七傷六極之外變證不一治法皆以補養為宜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

之以味相得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此其要也按方書論虛癆之證最繁余取聖濟書以五癆七傷六極

立論為握必要之法以下分採各方聽人擇用然有不得不分者亦有不必分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

可以口授也聖濟於總結處提出氣味二字示人當從陰陽根本之地而藥之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

按陽虛陰虛是醫家門面語然亦不可不姑存其說以資顧問吳門馬元儀分陽虛有二陰虛有三

較時說頗深一層所謂陽虛有二者有胃中之陽後天所生者也有腎中之陽先天所基者也胃中之

陽喜升浮虛則反陷於下再行斂降則生氣遏抑不伸腎中之陽貴凝降癆則浮於上若行升發則真

氣消亡立至此陽虛之治有不同也所謂陰虛有三者如肺胃之陰則津液也心脾之陰則血脉也腎

肝之陰則真精也液生於氣惟清潤之品可以生之精生於味非粘膩之物不能填之血生於水穀非

調補中州不能化之此陰虛之治有不同也按此證又多蒸熱欬嗽故醫者以二皮清心二冬保肺

而不知土旺則金生母區區於保肺水升則火降勿汲汲於清心李士材此四語深得治虛癆之法

脾腎雖有一方合治之說其實駁雜不能奏效當審其所急而圖之如食少急憊大便或瀉或秘肌肉消瘦等證治脾為急以六君子湯四君子湯歸脾湯之類補養脾胃調其飲食即所以輸精及腎也如形傷骨疼面色黯黑骨蒸咳嗽腰膝痛氣喘或畏寒多夢腹痛遺精等證治腎為急腎陰虛者以六味丸補坎中真水腎陽虛者以八味丸補坎中真火以通離火稽之周易卦象坤土是離火所生艮土是坎水所生趙養葵謂補水以生土語雖離奇却為妙旨也

大黃蘗丸

方見金匱

治五癆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傷憂傷房室傷飢傷癆傷經絡榮衛傷內有乾

血肌肉甲錯目黯黑緩中補虛

四烏鯁骨一蘆茹丸

方見女科要指

治虛癆氣竭肝傷血枯精傷按菟血之品為補血之用倣張璐主以此

丸藥料加鮑魚絨雞之類

虛癆續論

前論時從時不過於時法中錄其可以姑從者為淺病立法余復續此論從內經癆者溫之損者溫之兩言悟入左右達源取效捷如影響至如痰飲咳嗽怔忡不寐及婦人經

水不調等病皆虛癆中必有之證已詳各門毋庸再贅宜參考之

虛癆證宋元諸家分類別名繁而無緒如治絲而勢也丹溪頗有把柄專主補陰用四物湯加黃柏知母之類後世非之明薛立齋出以六君子四君子歸脾湯補中益氣湯加味道遙散之類與六味丸八味丸養榮湯之類間服開口便以先天後天立論雖視諸家頗高一格其實開後人便易之門至張景岳出專宗薛氏先天之旨而先天中分出元陰元陽立左右歸飲丸及大補元煎之類有補無瀉自謂專家雖論中有氣虛精虛之辨而大旨以氣化為水水化為氣陰陽互根用方不甚分別惟以熟地一味無方不有無病不用是於簡便之中又開一簡便之門且又著藥性云地黃生於中州沃土色黃味甘謂非脾胃正藥吾不信也此論一出而本經金匱諸聖訓掃地盡矣夫薛氏書通共二十四種吾不能一一摘其弊而